

明斯克的明朗警风

□ 柏代华(上海, 高管)

白俄罗斯的国名, 恐怕惹普京总统不爽——你是白的, 难道我们是黑的? 去了一趟首都明斯克, 全程观察了一场撞车事故, 还真的感觉白俄确实不黑。

搭乘旅游巴士沿着主街来回游览了一圈, 两侧多为苏联时代遗留的高大方正的楼宇, 历经沧桑, 依然敦实洁净。橱窗优雅秀丽, 不乏欧美大牌。咖啡馆宾客满座, 路人神色明朗、步履轻快, 欣悦安宁的景象胜过巴黎伦敦。市民素养也高, 红灯一亮, 众人立即伫立静候, 绿灯闪现, 无人争先恐后。大街上没有垃圾, 不见痕迹, 甚至找不到一片纸屑。卢卡申科总统被西方斥之为独裁者, 但白俄罗斯的情况, 在散伙的15个前苏联兄弟中鹤立鸡群。

我在国会大厦旁边的丁字路口找个石阶刚坐下歇脚, 忽见一辆黑色的七座商务车右拐, 另一辆相向而行的红色小左拐, 两道弧线交叉, 在街口相撞了。司机都下了车, 心平气和交流几句, 便掏出手机报了警, 不再多言, 各自上车等待。二十分钟后, 一辆警车到场。两位警察分别询问双方片刻, 后掏出皮尺, 开始丈量现场, 采集数据一一记录, 耗时费力, 显然按章行事。

几年前在晋升民主国家行列的阿尔巴尼亚, 我见过同样场面。一男一女两个警察, 背着手, 板着脸, 绕着事故车左看看, 右瞧瞧, 半天不吭声, 看谁熬得过谁! 直到肇事一方偷偷塞了张钞票才有定论。当然, 掏了钱就不该再输理了吧?

警察做完功课后, 两位司机先后坐进警车, 出示证件, 回答问题。耗了30多分钟, 竟然还没完事。这时商务车里钻出五六个中国人, 站在车边, 叽叽咕咕, 一脸焦急。我上前搭话, 来这里旅游的吧? 他们应道, 是的, 车一撞耽误这么多时间, 再不走赶不上飞机了。

我走到警车旁, 俯身说, 对不起, 客人非常担心赶不上航班了。司机伸出两个手指, 快了, 两分钟。旁边的警察小伙竖起手中的笔, 笑着说, 不, 一分钟! 果然, 司机很快回到了车上, 商务车疾驶而去。

警察是国家的门面, 明斯克的警察温和有礼, 严守规则, 积极回应。有这样明朗的警风, 白俄罗斯算得上一块乐土。



白领音乐会

□ 陆小鹿(上海, 白领)

下班返家, 从写字楼到地铁站会经过一个地下聚集地。那儿有块空间区域我颇喜欢, 有时午餐去聚集地吃饭, 饭罢就坐在空间区域的大沙发上休息一会。

某次, 我还邂逅了一场免费音乐会。歌手是位法企白领, 爱音乐, 会弹吉他, 下班后就自己报名来聚集地唱歌。那天, 他演唱的全是法国香颂——我路过的时候, 他正在唱《Les Champs-Elysees》(香榭丽舍大道)。

我也爱音乐, 不过只听不唱。歌曲听多了, 就开始玩“猜歌名”的游戏。旋律一起, 若猜中是哪首歌, 不免暗自欣喜, 生出知音之感。既辨出《Les Champs-Elysees》,

来了兴致, 我索性在附近咖啡馆买了青柠柠檬蛋糕, 并一杯起泡酒, 坐下来慢慢吃, 慢慢喝, 慢慢听歌。

说实话, 歌手也就是业余水平, 可是有蛋糕和起泡酒的渲染, 加上香颂营造出来的氛围, 《La Vie En Rose》《A La Claire Fontaine》《La Mer》《Salut》……已足以让我收获到一个法式慵懒的夜晚。

隔一个周五, 下班后我又去听免费音乐会。这次, 换成了民谣专场。《董小姐》《张三的歌》《三十岁的女人》……歌单上的歌我都熟悉, 每一首都准确猜中歌名。自然, 又无比自喜。同歌手聊了聊天, 得知他和我在同一个写字楼工作。白天, 他穿着

西装皮鞋去上班, 下班后, 换上牛仔裤和跑鞋, 背着大大的吉他包, 过来自弹自唱。

他说: “我喜欢民谣, 因为它描绘远方的诗篇, 和对理想的憧憬。”我感慨, 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好带劲。音乐就是他的远方和理想。守着一份主业, 工作之余还可以遵从内心,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, 关键, 还有报酬收入, 多开心啊。

胡适曾说, 闲暇定终身。细想一下, 一天二十四小时, 除去劳作、休息, 剩下的就是闲暇时间了。我们确实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做点什么, 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。在此过程中, 自得其乐的趣味是旁人体会不到的。

